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

米糕黄名字叫黄成义，在哈尔滨顾乡屯做米糕已经很多年了，他刚做的时候顾乡屯有几家米糕店生意不错，可没两年，这几家米糕店都先后关门歇业了。

开始人们叫他黄成义，渐渐的人们吃过他的米糕，干脆没人叫他名字了。他成了米糕黄以后，做米糕更上心了。别人做米糕都是用小米面，他也用小米面，可又掺杂了一定比例的黄豆面。主要是他不怕麻烦，除了一遍一遍地用清水淘去小米和黄豆的杂质外，还要放在大瓷缸里发酵。因而他做出的米糕甜、糯、酸，还有一丝丝清香之气。在口感上有韧性，爽滑而又不糊嗓子。

米糕黄的生意特别好，日子过得也滋润，可他好像并不开心，一旦闲下来总是对着街上发呆。

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已经长大成人在店里帮他忙乎。他还想多要几个儿子，可不知为什么媳妇再也怀不上。儿子保国有些怕他，跟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。无论大活儿小活儿只要能忙得过来，米糕黄都不让儿子伸手。

米糕黄结婚晚，生保国那年已经三十多岁了。他喜欢小孩，只要看谁家孩子到店里不论认不认识，都会拿出米糕招待。所以在保国刚满十八岁他就给保国结了亲。

日子淡如流水匆匆而过，保国很快有了儿子，米糕黄也只是高兴几天，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，面对大街依然发呆，好像有满腹心事的样子。尤其是有日本人从街上经过的时候，他的脸痛苦得都扭曲了。

每年冬季到来之前，都有一个人很神秘地来到米糕店，米糕黄让保国叫他表叔，但在他的记忆里，他好像没这么个表叔。父亲陪表叔喝酒，对表叔满脸的崇敬。表叔走的时候父亲一定蒸一锅米糕，并且放很多的黄豆面。表叔也不客气，跟米糕黄像亲兄弟一样，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。

保国想知道这个表叔究竟是干什么的，可看父亲严肃的样子也没敢问。直到有一天父亲把他带到郊外的空地，才说，你不是想知道你表叔是干什么的吗？他是你二叔的战友……当年你二叔也不是让木头砸死的，而是让小鬼子杀害了！保国看着父亲苍老的脸庞，跪在地上

给二叔磕头，也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总不开心了。

有一天，保国和表叔走了。

开始保国差不多半年还能回来一次，米糕黄心里高兴，跟儿子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保国就很少回来，直到清明去郊外祭奠老二，米糕黄才发现保国已经两年没回家了，那次是他陪父亲来到墓地的，他们烧完纸还在莹地坐了很长时间呢！

当一切担心都变成事实以后，米糕黄并没悲伤。既然是一名抗联战士，死亡就该在意料之中。米糕黄得到儿子牺牲的消息以后，跟他表叔说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要把儿子的遗体运回来安葬。可儿子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，身子被炸飞了，只留下一个名字，这让部队很难。最后，他们只好把保国牺牲的地点告诉米糕黄。

米糕黄背着米糕走了两天才到山上，刚下过一场春雨，山上草色湿漉漉的，充满生机，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曾经有过战争。米糕黄抬头四处撒眸，前面出现一棵很大的断枝，这显然是被炮弹炸下来的，他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枚子弹壳。

肯定是这里了。米糕黄小心翼翼地用手擦拭着子弹壳，唯恐把它碰坏了。他把子弹壳揣在兜里，开始从袋子里往出拿米糕，顿时一股让人沉醉的米香飘在空中，比花香比草更香。米糕黄把米糕放在在地上还没说话眼泪跟着就出来了……

米糕黄下山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儿飞过来一群鸟儿在他头顶盘旋，好像是在为他和儿子保国送行。米糕黄走一步回头看看山顶，再走一步又看看山顶，到山脚下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米糕放在地上。

这样，米糕黄走一会儿回头看看，便要在地上放一块米糕，再走一会儿回头看看，还要放一块米糕……

米糕黄想，只要闻着米糕的香味儿，儿子保国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星光

烟花王只知道姓王，名字不详。

烟花王在哈尔滨道外四家子有个烟花作坊，平时只他一人，逢年过节忙起来会请短工。楚三家在道外十二道街，没正经营生的时候曾经给烟花王当过短工。他和

月光城 小小说

路
(外一篇)

袁炳发

烟花王相处得不错，闲下来了经常就着花生米或者干豆腐丝什么的喝酒。可以说他们的感情是喝出来的。

后来楚三自己凑钱买了一辆洋车，他不想过烟花王那样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，他还年轻想说媳妇呢！

哈尔滨很繁华，有很多的洋人，很热闹，坐车的人也很多。楚三每天都有进项，累是累，但心情好。他不论多累，有几天见不到烟花王就想，要是收车的时候顺路，那是一定要去找烟花王喝酒的。

酒是现成的，烟花王总是备着酒。楚三不来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喝，楚三来了他们两个人喝。两人喝酒都不藏奸留量，直到喝好为止。得说两人很对心思，烟花王有意把自己的手艺传给楚三，可楚三不愿意干。因为他知道烟花王的收入不怎么样，远不如他拉车挣钱省心痛快。

他们之间的隔阂是从楚三的车被包开始的，一个在株式会社上班的日本人看上了楚三，要他每天按时按点地接他上下班，给的钱挺多。楚三心里暗自高兴，喝酒的时候把这事儿告诉烟花王了。他也是想显摆一下，他拉车赚钱很容易的。烟花王说，日本人的钱就那么好挣吗？楚三看着烟花王嘻嘻笑着把酒干了。酒还是从前的酒，可不知为什么味道却变了，烟花王把酒杯扣在桌子上，一句话也不想说了。

哈尔滨一入冬特别的冷，到了腊月天就更冷了。一口吐沫没落下都能结冰。楚三拉着包他的日本人去株式会社上班，正好看见一个日本浪人当街调戏妇女，女人的衣服都被扯开了。楚三不忍心上前刚要帮女人，却被他的雇主一顿呵斥。他说我雇你车是让你送我上班的，不是让你多管闲事的。楚三不服跟他理论，他挥手给楚三一个嘴巴……

楚三挨打心里憋气，在下坡的时候故意脚下一滑倒在地上，车子骨碌着很快掉进了路边的沟里，结果被摔了一个狗啃屎的日本人把楚三的车砸了，又揍了楚三一顿。

天上飘着雪花，整个哈尔滨好像都被一片茫茫的白色包裹了，楚三在桃花巷待了很长时间，才瘸着腿把车子弄回来。

接下来修车要花很多钱，这一个月算是白干

了。疼不怕，只是心疼钱。更关键的是现在年关将近，是拉车的黄金季节，他耽误不起啊！

已经有两个月没去烟花王那里，他忽然想去看烟花王，如果能和他喝一杯那就更好了。楚三来找烟花王，他正在指挥小工忙碌，看楚三鼻青脸肿的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一定和日本人有关。他从屋里拿出一瓶酒递给楚三，然后说，你自己喝吧！我没时间陪你了。

楚三问，你这是赶谁的活儿这么急？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呀？

烟花王告诉楚三是宪兵队下的订单，他不能给耽误了。

楚三说，我记得你从不接日本人的活儿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

烟花王看着楚三笑了笑，也没解释。

楚三因为常年拉车，又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，所以总是哈着腰。烟花王上前把楚三的腰扶直了，说，兄弟好好活着！要过年了，大哥提前祝福你！

雪整整下了一宿，楚三早晨起来抱着膀子出去撒尿，他看着灼热的尿水吐出的雪洞打着哆嗦，心里一阵快意。忽然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接着他看见了四家子上空燃起熊熊火光……

二十几名日本宪兵全部死在烟花王的库房里，日本人经过现场勘查，确认整个事件都是烟花王一人而为，他人已死了，也就没有深究。

在烟花作坊的废址上，楚三盘桓了很长的时间才默默离去……他觉得很孤单很没意思，烟花王这一走忽然好像把什么都带走了。

除夕到了，大街上静悄悄地没一个行人，整个四家子完全沉浸在悲凉的暗夜里，好像是睡着了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四家子的上空早已是色彩缤纷，响声不断。四家子人都喜欢烟花王做的烟花，价格便宜而又花样繁多，他们早早地把烟花准备好专等这一时刻的到来，然后用烟花向天空祈福……

今年大家像是约好了都没放烟花，寥廓的夜空看上去更加地深邃了。

楚三手里端着酒杯来到外面，他把新年祝福的第一杯酒泼向空中，然后把酒杯摔在地上。

酒杯的碎裂声撞向黑暗……星光满天，很亮。